



研習書畫之合與離

清代書論家宋曹在其《書法約言》裏有一段話：「書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離。」

他認為書法臨摹和創作關鍵要處理好離合關係，既要能合，更要能離。學書法的人都知道，相對而言，合比較容易，離卻難。

董其昌曾批評唐四大家的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薛稷，「脫去右軍老子習氣難耳」。董其昌說唐四大家的書法伎倆，其實就是王羲之的筆法，只做到了「合」，並沒有做到「離」。離合關係是書法臨摹和創作中的辯證關係，合是基礎，離是目的。不合則不入古人堂奧，沒有繼承怎能融古出新？但一味地臨摹古人，跟在古人的後面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終只能成為古人的書奴。

嶺南書家吳子復桃李滿天下，但他慨嘆：「現在吳子復太多了。」為了讓徒子徒孫們明白拘泥於師是沒有前途的，他書晉《好大王碑》字集聯贈其弟子：

若言創法先達法，

有道承師後達師。

創法，一定是前人沒有的，是自己獨有的法，既是獨有的，便自然有達師法。師古而

不泥古，後來漸行漸遠，最後走出自己路，這是研習書法的正確途徑。

書畫同源，習畫亦講究合與離。山水畫自五代荊浩、關仝崛起，再變而為高古渾厚，到了北宋，董源、李成、范寬則先承其遺，繼而發揚光大，他們三家皆嗣響荊浩、關仝，又各有自己的風格。他們都是先「合」而後「離」的典範。

我先學油畫，後轉學水墨，畫家陳永康建議我學王雪濤。王雪濤是現代中國卓有成就的花鳥畫大家，對我國小寫意花鳥繪畫作出了突出貢獻。王雪濤隨齊白石學畫多年，齊白石畫大寫意畫，王雪濤學齊白石畫幾近以假亂真，以致齊白石誤以為市面上賣的假畫是王雪濤畫的，鬧出一場小風波。後來王雪濤專注小寫意畫，他繼承宋元以來的優秀傳統，取長補短，最後自成一家，真是「神在能離」！蕭朗也是我喜愛的畫家之一，他師從王雪濤，他的花鳥畫多屬於小寫意畫法，但不同於王雪濤，他的藝術語言洗練自然，形象簡括生動，風格秀潤清雅，色澤豐富多變，淡而不薄，潔淨明艷。看齊白石、王雪濤、蕭朗三代畫家作品，便更能體會「妙在能合，神在能離」。



文公子

從閱讀到悅讀

廣告創作中，很常見以同音「食字」的文句，有時「食字」更可為宣傳口號賦予更多層次的意義。例如最近文公子就見到「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用於鼓勵閱讀，點出閱讀的樂趣，就是一個能運用「食字」而水準不俗的例子。

年輕時的文公子，算是一個「文青」，自小就很喜歡閱讀，也很喜歡寫作，有成為作家的夢想，也因此參加過「中文文學獎」和「青年文學獎」短篇小說組的比賽。記得當年該兩個獎項，除獎金和獎品外，也會將得獎作品結集成書，一圓文青們的作家夢。

雖然文公子並未贏得任何獎項，但由於以商戰小說《玻璃戰場》參加「中文文學獎」，被當時的評審之一黃康顯先生賞識，相約文公子將參賽作品錄入他主編的《香港筆薈》創刊號中。雖然小說在排版上出現錯頁，有點美中不足，但文公子卻因此能有作品正式面世，在香港文學中留下一點足印，已感非常滿足。

文公子是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的會員，在4月19日參與了該會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合會合辦的「2024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勇毅前行》新書發布嘉年華的義工服務。活動假尖沙咀社區會堂舉行，有來自34間中小學約400名師生參加，並邀請到文體旅局劉震副局長主禮。據活動籌委會主席李文斌指出，該商會與教聯會每年暑假均於書展期間，組織中小學生前往參觀，並資助購書，多年來共投放近1千萬元經費，有約7千名師生參與。去年活動主題為「勇毅前行」，學生可透過自己的文字撰寫讀後感參賽，得獎作品將輯錄成書《勇毅前行》。文公子明白作品面世的喜悅，當同學們捧讀輯錄了自己文章的新書時，想必也感滿足，如果因此培養出對寫作的興趣，說不定香港文壇就會多了一位明日之星。

文公子也曾涉足出版，先後寫了3本書，包括一本公關手冊、一本為企業家羅樂風先生代筆的管理專著《大我為先》，以及整理名中醫黃馬菁女士的口述歷史《馬老師的故事匣》，也為客戶出版過幾本健康類書籍，因此明白所涉及的撰稿、排版、編務、印刷和發行工作，是如何的繁瑣；而在現今紙本書逐漸被網絡文章取代之際，在香港做出版，又是如何的不容易。因此，中出商會肯投入人力物力財力，鼓勵學生由閱讀而悅讀，並為年輕人出版紙本書籍，傳遞「勇毅前行」的正能量，實在值得讚許。

故土煙雲

故鄉的家三面環山，另一面則是大片大片的稻田。已是盛夏，那些經受農民汗水灌溉的稻苗，已然綠油油地挺立在田壟間，生機勃發，就像我手中拉扯的孩子的年齡，正向着太陽的方向努力生長着。清晨的朝陽投射在稻葉晶瑩欲滴的露珠上，伴隨着孩子的歡笑聲，純淨而充滿希望。田的另一邊，一個彎曲而瘦弱的身影提着鋤頭，在稻田裏靜靜地除着草，偶爾發出一兩聲咳嗽聲來，也很快就被風吹走了。

第二天的傍晚，太陽在晚風的撩撥中顯得有些搖搖欲墜，我手裏拿着蒲扇，走在那條小路上。我的視野中又出現了那個鋤草的老人，此刻他正在稻田邊上盯着那青綠色的稻苗左盯右瞧，像是在察看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一般。有時他還會伸出那雙蒼老的手去撫摸稻苗嫩綠的葉子，眼裏流溢出的慈愛像是面對着自己深愛的孫兒。之後的每天，我幾乎都會看見這飽經滄桑的老人在他的稻田周圍轉悠，有時候他背著一個水箱在田間噴灑農藥，有時候他在鋤草，有些時候他什麼也沒幹，就只是靜靜地在田邊或坐着或蹲着，嘴裏叼着一支煙，藍色的煙霧在他的頭頂上空氤氳瀰漫。有時候他也對着稻田喃喃自語，像是在對着田裏的稻苗訴說心事。我總是站在離他百米遠的地方凝視着他，看着看着，就有什麼熱乎乎的液體從眼角跌落了下來。

時光冉冉，時序交替。昔年我的外公也曾有過同樣的舉動；在我老家的那一片稻田前，曾幾何時也同樣承襲了一位老人的守望，守望着那稻苗一

天天由青轉黃，我也在一天天長大，直到離開他的身邊去向另一個村落上小學，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外公也在一天天變老，走路的步伐愈來愈緩慢，臉上的皺紋也比以前更深了，一切都是隨着時間而變化。唯一不變的，是老人對稻苗所寄予的深厚情感。

在某年的3月，所有的稻田呈現出一派灰暗的色調，風也比往年要凌厲得多。在那個3月，我失去了那個最愛我的人。那個我最最熟悉最深愛的老人不見了，像被收進糧倉的糧食，被泥土收進了永恒的黑暗。

外公仙逝後，我性情中那被常年隱藏起來的叛逆如噴發的火山一般爆發，同年輟學，第二年春季即遠離那一片生養我的土地去向另一個城市謀生。在工廠沒日沒夜地加班，用雙手做一切實際的事情，近乎貪婪地抓住一切當下的愉悦。生命開始呈現出了一種麻木不仁，對世間沒有目標，時時臨時起意，時時改變原則。對美的事物沒有期待，面對糟糕的處境時也不慌張，自有一套措施應對。與此同時，我的目光不再在稻田停留。直到現在，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空，再次遇見一樣的稻田、一樣的老人、一樣深情的眼神……我看着那青青的稻苗正在向四周蔓延着，心裏陡然地升起一種說不出的感情……我靜靜地站着、凝視着……那撲入眼簾的大片大片綠色的稻田，如浪濤滾滾，層次錯落，給人造成了一種視覺衝擊力和思維壓迫感。我預感到有一種意念中帶着某種神明事物正向我的心靈逼近，就像是一個曾經的夢，由最初遙遠模糊直至趨於清晰明澈以

至於最終得以重現。

我最終還是沒有和他說話，直至離開。一切本就是在偶然間產生，自然該在虛無中結束。此刻，我與他，相會於世。因緣聚會，共存於被時間孤立的頂端。如同從「空中」捎來的一把鑰匙，打開了那扇看似被塵封已久的門，並最終得以在遺失的夢境中共度了一段時光。然而，夢終究只是夢，恍若一枚被折損而脆弱的剪紙。我最愛的那個老人終究還是不在了。

天，再次暗淡了下來，我輕輕地起身，衣衫上堆積被風吹落的樹葉紛紛掉落……在回程的車上，兒子在身邊歪着腦袋睡着了。而我卻思緒混亂不已。我在想外公，想媽媽，想那片土地。想着想着心裏便愈發地難過了起來，也逐漸地明白了；一切都是徒然，我們縱使回到了我們曾經生長的地方，卻也難免悲哀地發現這一切早已與你毫無關係，我們沒辦法再重睹他們，因為他們不是位於空間中，而是處在時間裏，因為重遊舊地的人不再是那個曾以自己的熱情裝點那個地方的兒童和少年。最終，我帶着滿腔熱情而來，除了留下了幾張照片和一個落寞的身影，其他什麼都沒有帶走。

這聚散無常、起落不定的人生啊！走到現在，才發現很多時候我們都在被迫地借助於從容的幌子來說服自己。或許，人生就是如此，無論是悲傷還是喜樂，翻閱過的光陰都不可能重來。曾經熱愛的地方如今早已不值一提，曾經深愛的人也已經成了陌路。這些看似淺顯的道理，非要看歷過才能深悟。

所謂成長，大概，就是如此了吧。

不去考驗人性

如很多朋友都遭受過別人的嫉妒，其實這也是正常的，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嫉妒，還是建議大家平日低調處事，真正活得通透的人不管有多大的成績，都會選擇謙虛謹慎。這份低調，一方面是為了照顧別人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自己避免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還生活一片寧靜。

不要總是去窺探和考驗人性，正如有些哲學家曾說：「成熟不是看懂事情，而是理解人性。」尤其是很多創業的年輕人，剛剛出來在社會打拚，對創業抱着非常大的信心，但在創業中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如果不懂得擺好心態很可能會遭受失落等情緒，雖然年輕人經驗尚淺，對很多事情還沒有那麼大的領悟，但是也需要讓自己保持一個意識，理解人性不要過高指

度依賴朋友，經常想着多了朋友就多一條路，其實這也是對朋友抱有過大的期望，而我們交友深淺程度不一，未必能看清每位朋友的真面目，有的人在風光的時候，身邊有很多所謂的「朋友」，但一旦陷入低谷，就會發現平常那些「深情厚誼」的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有些人會因受此打擊，從而影響自己的人生，但其實這也是人性的弱點，不要去糾結那麼多。

利害是人性的驗證方法，不需去考驗，在驗證過程中很少人經得起考驗，所以真正活得通透的人，不會有過高的期望，而是會盡量避免去考驗人性。

有句話說大智若愚，這很有道理，有時候我們應該增加自己的鈍感力，不要糾結那麼多，太在乎別人，既會讓自己陷入痛苦和糾結中，也會造成太多無謂的消耗，「無為而無不為」希望這些智慧能給大家一些啟示。

還要指出的是，有時候年輕人總是喜歡過

采風



「十大傑青」麥凱鈞醫生

神經外科顧問醫生、「十大傑青」麥凱鈞(Calvin Mak)是2001年香港十優狀元、首屆拔尖醫科學生。麥醫生無論在試場或職場上都有傑出的表現，原來他讀高中時家中遇上煩惱，母親患上了大病，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努力讀書，「我每天放學都會翻一翻書本去回憶當天所學到的，將不懂的以筆記寫下來，人總是犯同一錯誤，做了腦科醫生明白這是認知的偏差，要不斷提醒自己那一件事！如要將短期記憶轉去長期，要配合一些刺激腦部的過程，以手寫筆記刺激運動區，將感官區和記憶區域等聯繫起來印象更深刻。我沒有什麼補品，早點休息，考試大忌就是緊張，先做簡單的題目，可能以為遺忘的記憶會出現。」

麥凱鈞不斷追求科研領域發展，曾飛到法國跟顧底手術大師學習，在2020年引入了第一個經眼眶做腦科病症的微創手術，大大縮短手術時間至兩小時以及翌日可以出院，「我們幾個團隊合作，當年我失落了眼科，現在可以和眼科國際權威袁國禮教授一起工作，人生真奇妙。」

麥醫生一直投入工作，獲得了醫管局頒發「傑出員工與團隊獎」以及「優秀青年獎」，他一再強調，「香港不是很多人有足夠金錢到私家醫院求醫，這些新科技發展最好在公營醫院環境進行，希望香港神經外科這領域有更大進展。未來我會到內地作研討和解剖課程的演示，藉此將手術引入內地，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角色！我的初心不變，就是幫人，幫得愈多愈好！」



◆麥醫生未來會到內地作研討和解剖課程的演示。作者供圖

陳美齡豐盛的人生

感謝好友陳美齡(Agnes)教授邀請我參與她擔任發起人舉辦的《首屆全港中小學生寫作比賽「我為什麼喜歡這一本書」》頒獎禮，許多年沒有踏足中大——記得有一回替「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任司儀，在中大戶外校園舉行，已經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唸大學那段歲月。

時光流逝，頒獎禮在中大崇基學院的利希慎音樂廳舉行，再次重遊舊地，但覺滄海桑田，不變的是Agnes持之以恒的勤奮好學、熱誠和善，數十年如一日！從我們七十年代熟悉的香港偶像歌手開始，直至成為日本、整個亞洲樂壇紅人、主持、演說家、學者、慈善義工、教育專家、作家……Agnes一直以不同的角色身份發光發熱，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人。

頒獎禮當日，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主辦方即時以電郵通知大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如遇紅雨，會取消活動。猶幸天公作美，我下車的時候，沒風沒雨，天色黯淡而已——絲毫沒



◆陳美齡教授發起舉辦《首屆全港中小學生寫作比賽「我為什麼喜歡這一本書」》日前在中大舉行頒獎禮。作者供圖

飛返日本，月底再回來……每天編排着緊密行程，日子過得充實而有意義，Agnes自小喜愛「閱讀」的良習，為她帶來了豐盛的人生，且感染着身邊每一個人。祝愿《首屆全港中小學生寫作比賽「我為什麼喜歡這一本書」》圓滿成功，再接再厲辦下去，讓「閱讀」蔚然成風！



點滴 陳復生

陳復生